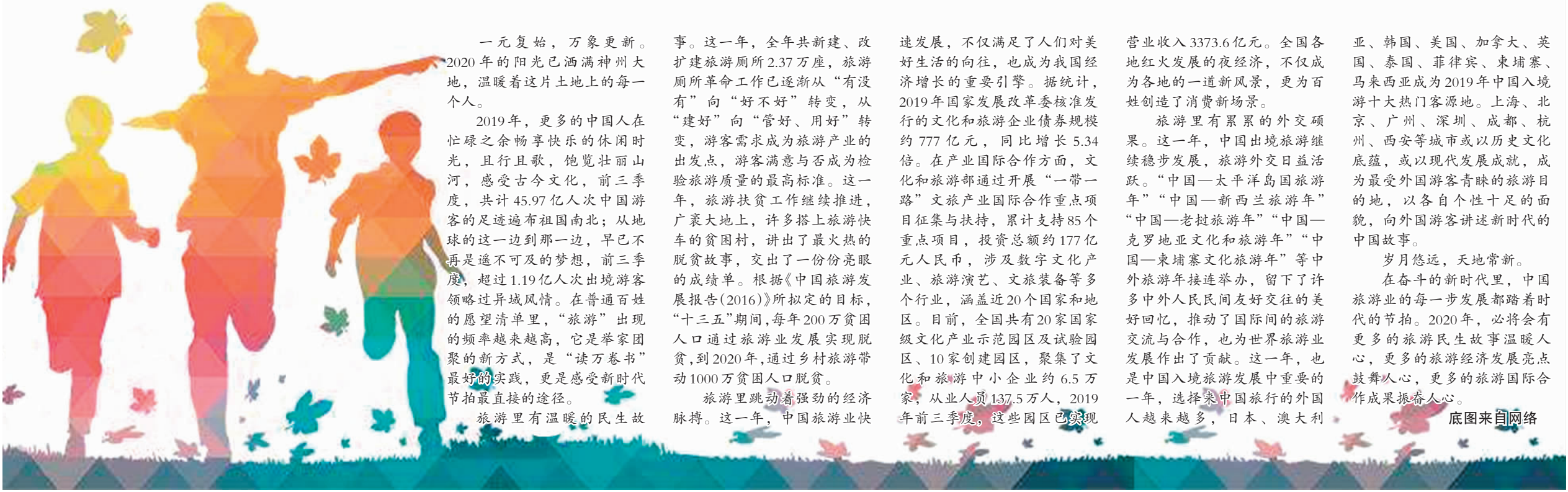


2020，带着美好出发

尹婕



终南山上紫贝菜

管弦

在陕西终南山楼观台流连的时候,我没有想到会遇见紫贝菜。

那是一个安静的日子。沿着千年古道,我来到这史称“道源仙都”之地。从那开阔的被称为“天下第一福地”中扑面而来的,是葱葱郁郁的绿和清清淡淡的风。伴着苍翠大气的竹林,我从仿佛向远方无限延伸的石阶,拾级而上。不多时,“说经台”三个金色大字映入眼帘,心,也愈发从容、纯粹、通透。

这时,我在周边鲜嫩的草丛中,看到了紫贝菜。

那是怎样闪亮的小精灵啊。它那正面是青色、背面是紫色的叶儿,加上青紫陈杂的茎儿,在阳光下显出一份独特的光,于不经意中吸人眼球。它的青色和紫色拥在一起,既相互交融,又各自独立,宛如最恰当的情谊,既能融合相知,又有各自独处的空间,恰到好处,细水长流。

这不是和“紫气东来”有关的么?那一瞬间,欣喜和感动涌上心头。楼观台得名于西周,善天文地理的大夫尹喜曾在此结草为楼,以其楼观星望气,故号为楼观。尹喜辞去大夫官职后,担任函谷关关令。突然,有一天,他看到东方紫气氤氲,预感将有圣人过关,便守候在关口。不久,果见一位长须如雪、道骨仙风的老者,骑着青牛悠悠而来。这老者就是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。西汉学者刘向在中国第一部系统叙述神仙传记的《列仙传》中说到了这个典故:



“老子西游,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,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。”尹喜迎接老子的那片土地上,就蓬勃生长着紫贝菜,它低调而昂首地,遥遥呼应着那天上飘来的祥瑞紫云,喻示着吉祥征兆的成语“紫气东来”由此而生。

盛放在这样的吉境中,紫贝菜是多久好啊。好运会随着紫贝菜而来。我俯身仔细抚摸着紫贝菜的叶和茎,这有着菊科类植物特殊清香的草儿,因为背面呈紫色,又名紫背菜。不过,我觉得用紫贝菜更有美感,贝是有介壳软体动物的总称,也引申为“一面”之意,紫贝菜即有紫色一面呢。它性味甘辛偏凉,可以炒

食、开汤,有强身健体之功能。

当年,尹喜将老子迎入官舍,拜为老师,诚心侍奉。住了上百天后,尹喜又以生病为由辞去关令一职,复迎老子归至楼观本宅,斋戒问道,并请老子著书,以惠后世。仰观俯察、莫不洞澈、隐德行仁、不行俗礼的尹喜,还懂得紫贝菜的玄妙,他把紫贝菜也带至楼观台栽种。紫贝菜又极合人愿,它很好养活,随意摘下茎上的一支嫩梢,插入泥土中就可以存活,生长速度也很快。紫贝菜长成后,尹喜也会采摘一些,洗净折断,和米煮成粥,请老子食用。

老子在楼观台写了一篇5000字左右的专门讲“道”和“德”的文章,还

在楼观台南面高岗处筑台授经。后来,人们把老子写的这篇文章印成书,书名叫《老子》,又叫《道德经》,再把老子说经的高台称为“说经台”。著书授经后,老子便骑着青牛、沿着长有紫贝菜的道路,继续向西。

海拔580米的说经台便成了令人景仰的地方,北宋文学家苏轼的《授经台》诗中有这样的描绘:“此台一揽秦川小,不待传经意已空。”立在说经台上,放眼望去,那一个幽深的旷谷林海里,夹杂着清冽的山野气息。紫贝菜深藏其中,和所有的花草树木一起,静静地绽放。一轮又一轮的春夏秋冬,一日复一日的明月清风,让这一片亘古的宁静,成为永恒的风景。

得到老子所授经法和《道德经》后,尹喜精修至道,著书《关尹子》九篇,大力弘扬道德二经,成为道教祖师之一。后人 对尹喜的思想,作了这样的概括:“华章九篇入百子,经文五千诵道德。”楼观台也得到人们盛赞:“关中河山百二,以终南为最佳;终南千峰耸翠,以楼观为最佳。”

穿越千百年,我和紫贝菜互相注视。这从远古走来的半野生的蔬菜儿啊,汲取了无数精华。它的叶儿,依然留有老子 and 尹喜目光的温度,它的根儿,也依然延续着老子和尹喜心灵的深度。它随风而喜,随雨而静,随遇而安,这也宛若道教文化,那朴素、清澈、随意的姿态里,藏着的是深刻、坚定、隽永的内涵。

云雾在山岭间飘移沉浮,紫贝菜也像一盆刚刚蒸好的大米饭,将清纯的香气袭向天地。我的眼前,赫然出现了一条宽广大道,紫贝菜正跳跃其中,摇曳出幸运的光华。

图为秦岭风光。 窦翊明摄

刘半农、刘天华、刘北茂三兄弟被称为“刘氏三杰”。刘半农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员战将,鲁迅称赞“他活泼,勇敢,很打了几次大仗”,在文化、文学和诗歌方面都有杰出贡献。刘天华精通琵琶、小提琴和二胡,创作了10首二胡独奏曲、47首二胡练习曲,结束了中国二胡没有独奏曲的历史,成为中国民族音乐的一代宗师。刘北茂继承二哥的事业,也成为一代音乐大师。

江苏省江阴市西横街49号,就是刘氏三兄弟的故居。

初冬时节,我们一行人从北京乘坐高铁前往江阴,参加书写刘氏三兄弟的传记文学《流风》(作者胡美凤)的研讨会。我的前排坐着一位老先生,一路聚精会神地捧读《流风》。别人告诉我,他就是刘北茂之子——刘育熙,他子承父业,是中央音乐学院教授,已是81岁高龄,随身还带着一把小提琴。

江阴西横街49号,坐西朝东,前后二进十间三庭院,周围的房屋都拆了,修成大道和广场,只留了这座古民居,十分显眼。

参加研讨会的各方来宾一进入故居大门,刘育熙教授就当仁不让地当起



讲解员,他声情并茂,讲到动情处禁不住呜咽。堂屋上方有一块匾,匾上三个大字“思夏堂”。刘教授说,那是他大伯父刘半农亲笔书写,为了纪念老祖母夏氏。

刘家多灾多难。刘半农的曾祖父刘荣虽然是个读书人,置了一处住宅,也有两个儿子,但小儿子少年时就夭折了,大儿子刘汉虽然成家却未生子;刘荣、刘汉父子又双双死于兵荒马乱,刘家只剩一个年轻寡妇夏氏。夏氏如果改嫁,这一门也就绝了。夏氏并没听从娘家人改嫁的主意,而是选择了留守。她去孩子多的穷人家领养了一个五六岁的男孩,冬天又从小河冰上捡回一个被遗弃的女婴,组成新的家庭。

夏氏很有智慧。一个女人用什么来养两个苦孩子?她请人把前院几间房装修一新,开了一个书馆,请有学问的先生来坐堂教书,收的学生管吃管住,正好也让自己的儿子读书;待儿子长大后,就在家当教书先生。这样不但解决了家庭生活来源,刘家的根和文脉都接上了。夏氏真不愧是刘家的大恩人,大功臣!

刘半农的祖母夏氏过世后,没几年,刘氏三兄弟的父母也相继故去,家里欠下一屁股债,讨债的人堵上门,命运将刘家逼到困境。立足未稳的刘半农只好一个人拉扯两个弟弟,后来两个哥哥刘半农、刘天华抚养一个弟弟刘北茂。这样的家庭状况,三兄弟能顺顺当当长大成人已是不易。

我一边参观,一边听讲解,也一边梳理:夏氏这种博大的母爱对后代会

亚、韩国、美国、加拿大、英国、泰国、菲律宾、柬埔寨、马来西亚成为2019年中国入境游十大热门客源地。上海、北京、广州、深圳、成都、杭州、西安等城市或以历史文化底蕴,或以现代发展成就,成为最受外国游客青睐的旅游目的地,以各自个性十足的面貌,向外国游客讲述新时代的中国故事。

岁月悠远,天地常新。在奋斗的新时代里,中国旅游业的每一步发展都踏着时代的节拍。2020年,必将会有更多的旅游民生故事温暖人心,更多的旅游经济发展亮点鼓舞人心,更多的旅游国际合作成果振奋人心。

底图来自网络

蒋元明文图

西横街四十九号

江阴的一张名片



鲜活的石浦

包德贵

石浦在浙江宁波象山,是个会让人忽略时间的地方。石浦港又名荔港,自古就是渔商重镇,海防要塞。三湾在荔港东北岸,那是条路,也曾是一个村落,沿岸的制高点上早先有几间石头老屋,如今摇身成为一家高端民宿。站在民宿的露天平台上,你嗅到的空气跟千百年前是一样的:海滨与渔乡复合的腌渍咸腥味道;看到的月牙形荔港跟千百年前也是一样的:一样的星月轮转、潮起潮落、船舶进出;浑黄的海水依然承载着生命的

繁衍、生长与传承。

循着屋弄里窄窄的石阶,到三湾路右拐,不久就到石浦老街,那里封存着渔港石浦过往的模样。

海边不缺石头,石浦也是。整条老街,包括从老街分岔的条条小弄小巷,都用石阶、石板铺砌,就山依势,曲折蜿蜒,梯级递升。这些石头,有人工铺设的,也有的本身就是山岩一部分,根据地形路貌,被巧妙组合到石径里;有的被雕凿得规整平顺又棱角分明,有的糯滑圆润,让人清晰看

到岁月留下的痕迹。

老街宽三五米不等,长二三百米,主要分三段,依次是碗行街、中街、后街。商铺都是传统的木结构板壁门窗,壁基用条石块砌起,以阻隔雨水对木壁的侵袭;岁月把木板染成烟灰色,咸腥的风在裂开的板壁缝隙间进出晃悠。屋檐从街的两边披下来,遮挡了部分日月光阴,也把天空遮得修长狭窄。

碗行街就是做碗生意的吧。把碗行置于老街入口部位,古人自有考量。碗,是易碎品,在古人眼里,更是贵重生活用品。从“饭碗”一词的寓意可见国人对碗的器重,它不仅是吃饭用具,更是一个人处身立命和养家糊口的保障。古时交通运输大多依赖水路。从地理上看,石浦亲水临港,全城建在沿港的山冈岭坡上,老街“龙首”直接与海湾接触,正是为了装卸搬运便捷。碗行的伙计们从靠埠的商船上卸下一摞摞用草绳捆扎的碗碟,搬入碗行铺柜;逛完老街的人们在碗行街顺手捎几个碗具回家,是顺理成章的事。如今,碗行街已不再具有碗行功能,但街名一直沿用至今。

瓮城位于碗行街与中街之间,是石浦旧城海防遗址的一部分,始建于明洪武年间,用于抵御倭寇与海盗的进犯骚扰,迄今已有600多年历史。城墙威严矗立,高冷险峻。因少有阳光照射,城内石壁潮湿,许多地方爬满青苔。瓮城是城门的第二道门,两道门之间形成一个高深的方形天井,贼寇一旦进入此门,就将形成“瓮中捉鳖”的态势。瓮城以西的中街、后

街等山谷部位为内城,一墙之隔的碗行街及沿海部分为外城。倭寇海盗来犯时,居城外人家得不到保护。所以,明清时期,城墙事实上也成为石浦富裕、贫瘠两阶层的分水岭,有钱有势人家纷纷往城内迁,反之则只好屈就城外、听天由命。时代不同,而今,城外沿海地带,一座现代化石浦新城巍然崛起,城内老街成为保护区,是人们旅游逛兴、寄托乡愁的地方。

过了瓮城,就是中街、内城了,街道两侧,老字号商铺林立,钱庄、绸庄、药店等集中于此。我们看到了宏章绸庄手工制作的数百种绸缎中国盘扣、源生钱庄挂在墙上任由行人拨拉的大算盘、大春春药店窗外方便异性间取药的吊篮等,耕海牧渔馆则实景反映了传统捕鱼捉鳖的场景,让人感觉如同穿越了数百年的时光。

老街每隔几间铺面,就有一横清幽的石头小巷岔出,把一堵堵马头墙和一个个青砖黛瓦的民宅院落牵连起来;每隔50米就有一堵高矗入天际的防火墙,与翘起的屋檐、层叠的马头墙一起,成为古城又一天际线。

老街两侧墙上挂着一个个大小不等、用来做花盆的贝壳,里面长出一棵棵翠生生的绿植和鲜艳艳的花朵,头顶屋檐间飘着一盏盏惟妙惟肖的各色鱼灯,让人恍若置身海底世界。石浦老街行世近7个世纪,却依然像刚刚上岸的鱼获一样鲜活。那些老店铺、民宅依然有伙计在经营,有屋主在生活。

图为石浦镇。 杨忠华摄